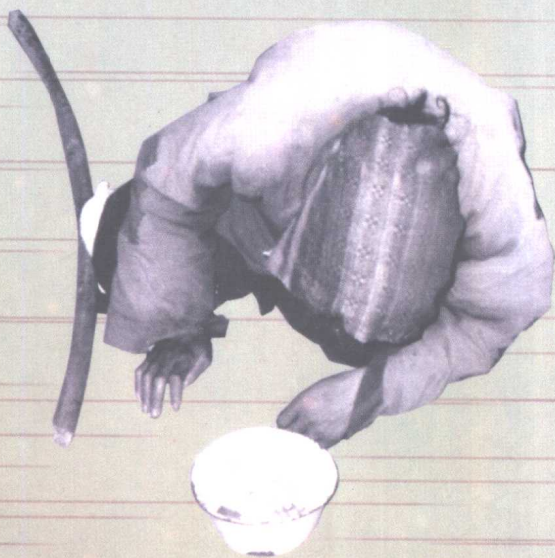


Z H O N G G U O Q I G A I D I A O C H A

中国乞丐调查

记者历时数年终于揭开乞丐神秘面纱

于秀 / 著


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

中国乞丐调查

于 秀 著
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窦其文

封面设计：王 益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乞丐调查/于秀著. — 北京: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,
1999.7

ISBN 7-80100-562-7

I. 中… II. 于… III. 乞丐—中国—调查报告 IV. D669.9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33001 号
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出版、发行

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外新中街 11 号

邮编: 100027 电话: 64153909

河北天洋胶印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.24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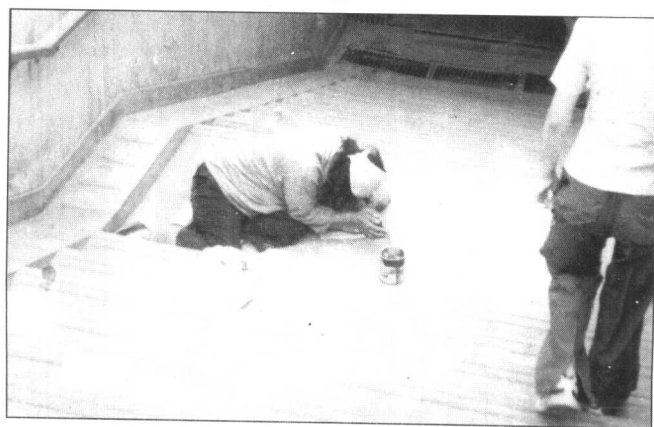
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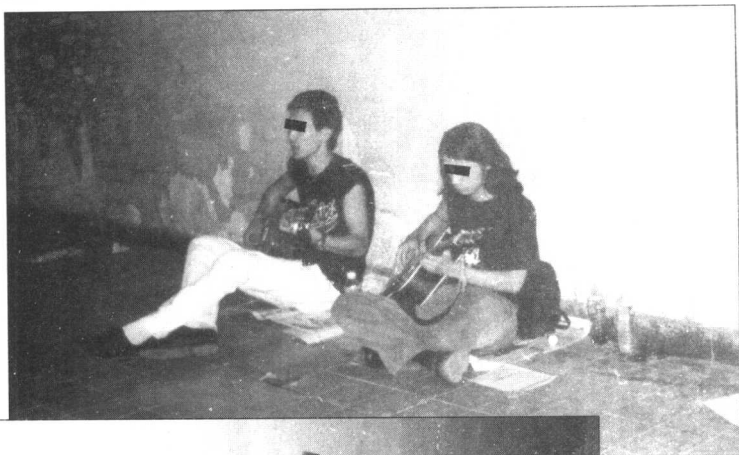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 1—13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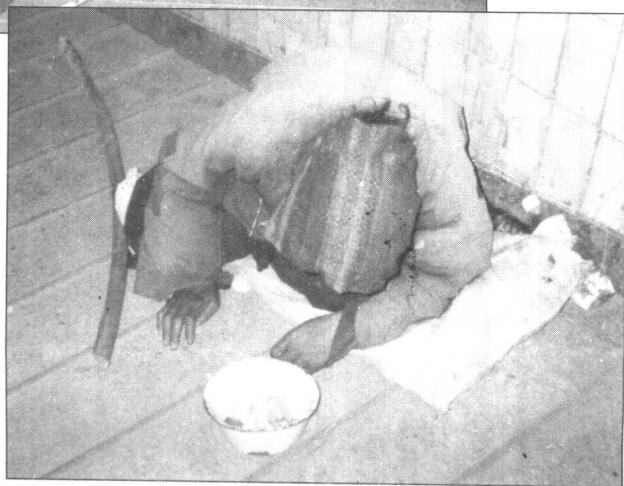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80100-562-7/Z·114

定 价: 16.80 元









目 录

15

- 一、 俺到了北京倒是没有真正找地方打工，俺村里的那个人教给了俺这个乞讨的办法，他说只有这样钱来得才快，他说他从乡下带出十来个，都是在干这个，不过俺是最年轻的，就叫俺打扮成中学生的模样。

22

- 二、 为了这个拾来的傻孩子，我现在成了要饭的，这要让我那死去的老头子知道了，他饶不了我那些不孝的儿子。

28

- 三、 他认为他今天的发家完全是靠正当的经营得来的，至于经营什么，他说的很干脆，“当然是经营乞丐。”

30

- 四、 这就是我们与别的乞丐不同的地方，其实，我们快乐不快乐我们自己最清楚，可是你走上街头，站在那儿拿起话筒，你就要给别人带来快乐，否则，没有人会注意到你的歌声，你的一切。

33

- 五、 我是不想自己的爸妈的，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会会想我，有时候，我们这些流浪的小孩子当中会有被父母领回家去的，我和哥哥都挺羡慕的。

六、 我说过我以前曾经做过音乐教师，那是个受人尊敬的职业，但却缺乏激情，与之相比我还是觉着做个流浪的乞丐歌手比较过瘾。

七、 原先，我以为这要饭的随便到哪儿要去呗，可进这个圈儿我才发现，敢情这里边也有章程，有级别，有的东西还怪有意思。

八、 好几个丐帮拉我入伙，我没有答应，我不是不想做乞丐，因为对我来说几乎没有别的路可以走，我只是不想再跟别人干，我想自己拉一帮人，而且，都要找象我一样的小侏儒。

九、 现在我跟姐姐都在这条街上卖花，但我们已经很懂事，不再给龙仔找麻烦，毕竟，他给我们吃饭，给我们赚钱的机会，这样我阿爸阿妈也会很开心。

十、 闺女呵，我这么跟你说，我过去是脑筋太死了，见识太少了，乞丐怎么了，他们这些人见多识广，都挺不简单，我可不敢小看他们了，与他们相比，我那点历史算什么，我过去真是糊涂呵。

十一、 我特羡慕街上的那些乞丐，他们每天在街上晒太阳，没有学校，没有老师，没有父母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觉得他们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人，我也很想拥有这种快乐，尝尝这种自由的滋味。

138

十二、 他们走了以后，一个压扁了的易拉罐扔在地下，我连忙跑过去刚伸手去拿，手却被一只穿着皮鞋的脚踩住了。

152

十三、 前两天我娘捎信来，说教练要来北京看我，我忙求娘跟他说，让他不要来，我不能让教练看到我现在变成了乞丐，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，以前，他总夸我干净，利索，虎头虎脑的象个运动员的样子。

165

十四、 结果我这个想尝尝乞丐滋味的人，一天乞讨者的日子也没过，便留在契爷身边过上了有吃有喝的生活，这常常让我认为在做梦。

174

十五、 所以，我们姐妹俩在外面要的钱，很大一部分要供给我弟弟读中学，可怜我弟弟带着瓶底似的眼镜成绩在班里总是数一数二，我们全家都为他骄傲。

191

十六、 说起来我们在俩孩子面前也特自卑，平时在家里不敢提在街上乞讨的事儿，村里的人也只知道我们夫妻俩在城里打工，至于干什么他们也不知道。

194

十七、 其实，我们这帮老太太也没啥别的念头，不就是想挣点钱回家，违法犯罪的事儿咱不干，坑蒙拐骗的事咱不沾，向游客讨点钱也不算啥吧。

198

十八、 “这种时候你可以叫我乞丐，但别称我画家，我只有在画画的时候才是画家，现在我只是

乞求别人帮助的乞丐，小姐，你能帮助我吗”？

214

十九、 我跟他不一样，本来就是农民，吃苦受累惯了，能做得百万富翁，也能做得测字先生，这也没什么不好，除了伸手要钱时，有些人不太情愿，可这只能怨上海人太小气，但有那么几个心甘情愿掏钱的，我就足够吃喝的了，别的以后再说，先这样混着吧。

218

二十、 “这个，我当时是受了录像的影响，我看到录像中那些丐帮帮主又潇洒又神气，还可以任意打人骂人，又有钱花，我就想收罗一批跟我差不多的小乞丐，把他们组织起来在我身边，我让他们干啥就得干啥，不干的我就揍他们。”

223

二十一、 这时我隐隐约约知道他是什么丐帮的头头，因为，我发现来的人都特别尊重他，而且，无论年龄多大的都叫我嫂子，我觉得挺不好意思。

237

二十二、 一下火车就有人收留我把我乐坏了，我们五、六个孩子在一起睡在天桥下，白天分头去讨钱，晚上谁钱多谁请吃烤肉串，倒是很开心。

246

二十三、 为了告状我地也不种了，开始都是闺女接济我，收了粮食送过点来，可闺女都拉着孩子，我也不想连累她们。
后来我把房子用砖砌死，跟老伴一路要着吃到省城来，我们走到哪儿，要到哪儿，一路上乞

讨来到郑州，这已经是第八次了。

256

二十四、 还有，妹子呵，俺看出你是个热心肠的人，咱们山东人都这脾气，俺知道你在北京走的道熟，知道的比俺多，你帮俺打听打听，要是俺想捐钱往哪块儿捐呵，总得有个单位吧。

273

二十五、 象我结婚是个轰动一样，李美珍的走又引起了我们整条街的轰动，人们说什么的也有，我索兴不去理他们，只想赶快挣点钱去四川把李美珍找回来。

283

二十六、 还好，不久，收容所接到举报，说我们这些人冒充灾区的失学学生到处行乞，而且，是到人家的宿舍区，搞得鸡犬不宁，我在一个早晨再度出来的时候被收容所给带回成都。

一、命运象把锁，锁住了俺想飞的翅膀，俺只有 17 岁，可俺却是一个十个月大的女孩的妈妈，而她的父亲也就是俺的丈夫却断了背椎骨，俺只得乞讨，为了那个破家还能象个家……

——年轻的女乞丐自称是位“女中学生”。

夏天的北京动物园门口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，正在暑假里享受难得的轻松的孩子们一脸惬意的笑容，生活对他们来说如头上的太阳般灿烂。

儿子买了一大盒“和路雪”冰激凌，同他爸爸争论着恐龙突然消失的原因，我的视线却突然被站在动物园门口左侧墙角的一个女乞丐吸引住了。

噢，如果不是她低低垂着的头和胸前挂着的白纸黑字的告示，这个有一头黑发的女孩说什么我也不忍心称她为女乞丐，可事实上她站在那儿的确是在乞讨。

我扔下正在为几亿年前的事情讨论的父子俩，奔了过去，正在为《中国乞丐调查》寻找采访个案的我实在不能放弃这样的目标。

实际上最吸引我的是这个女丐的气质，她是那样一种与众不同，让人感觉她即使在乞讨也仍然散发着美丽。

我走到她的跟前，一个吃过的康师傅碗面的碗几乎堆满了分分角角，那一堆花花绿绿的钞票中最大的竟有十元一张的。

这是个聪明而又惹人爱怜的女丐。动物园门口不断地来往

享受幸福的人们。人们在自己快乐的同时拿出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同情，放进这个女孩子的碗里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

我也拿出了一张十元的人民币，可我并非想要施舍，我要做挖掘者，探询这个女丐身后的故事。

尽管她胸前的白纸黑字写得明白：

“吕秀娟，河南武候乡人，因家中丧母，老父瘫痪在床，三个弟妹均幼小无力抚养而告请各位好心人无私援助。本人因交不起学费，从重点高中退学，还望各位好心人伸出援助之手，让我的弟妹重返学校，在此感谢不尽。”

以我的经验对这种陈述往往只能相信 20% 到 30%，可不知为什么对这个女丐我竟有要信任她所说的一切的愿望。

正值午间最灼热的时刻，街上行人少了起来。“你是河南人吗？”我顺便将 10 元钱放在她眼前，在灼热的阳光下满脸倦容的她依然是把头低到了胸口，只是那手在衣襟旁边轻轻地动了一下，我知道她听到了我的询问。

“你是河南人吗？你今年有多大？”

尽管她胸前的白纸黑字有那么多提示，可是我还是想从她嘴里得出点真相。

她仍是一语不发，也许保持沉默对她们这些人来说是一种习惯吧。

又过来一对夫妇，四十多岁的样子，女人看了她一眼唏嘘着把手伸进包里去找零钱。男人拽拽女人的胳膊，“走吧，别为这些人浪费时间，谁知道她们是真穷假穷，你没听说靠沿街乞讨有些农村人在家乡都盖起了小楼吗。”

男人的话起了作用，女人的目光由同情转为鄙夷，夫妇俩匆匆而过头也没回。

我望着走去的这一男一女，不由去观察女丐的神情。只见

她头仍低着，那双眼睛却流露出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情。

我刚想借这个机会对她表示点同情以博得她的信任对我说点什么，又跑过来一个七、八岁的小女孩，在她眼前站了一会儿，毫不迟疑的把手中一个一元的硬币放进了女丐眼前的“碗”里。

女孩的妈妈过来没有责备孩子的举动，只是拉起孩子的手“看见了吧，不好好学习将来妈妈不管你了，就会象她这样没出息”……

女孩妈妈的话还没有落地，两个青年走过来，饶有兴趣地看完女丐胸前的告示，其中有一个轻浮地说：“都一脸皱纹了，还充什么中学生，骗人也骗得这么笨。”

另一个青年也在一旁挤鼻子弄眼地做怪相，“姑娘还没嫁人呢，干脆嫁给我得了，我给你找家夜总会坐台，比这赚钱容易多了。”

这俩一看就是社会上的小混混的青年一唱一合嚷嚷了有十几分钟，见女丐毫无反应才悻悻地走了。临走，还一脚踢翻女丐眼前那个装满零钱的“碗”。

分分角角的钞票滚满了一地，女丐不再象刚才那样一副迟钝的表情，她敏捷地蹲下把钱捡进一个塑料袋。我也蹲下想要帮她捡，却又怕引起她的误会，只得借这个机会近距离地观察她。

我认为她会气愤地流泪或者有些委屈，但我发现她的脸上异常平静，有一种刀枪不入的感觉。

开始我以为她的确很年轻，但仔细看她的眼角已出现细细的鱼尾纹，两条扎起的小辫里有隐隐可见白丝，可从她的眼神来看，她不会超过 20 岁，我对自己的眼力来自自信。

“我很想帮帮你，可我需要你跟我聊聊。”

我再一次对她表示同情，并想借机听她说点什么，我知道自己有点乘人之危的味道，可我没有别的办法。

她仍在捡着地下的那些零钱，对我的话仿佛没有听见，只是在站起来的时候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说不上有什么意义，但是也绝非毫无内容。

儿子同他父亲钻进了出租车，车门大敞着显然是在等我。他们为我对这个女丐的兴趣感到不可思议，“走吧，给她十元钱，有什么意思”，丈夫已经有些不耐烦。

这时已是夕阳西斜的黄昏，街上的人都在匆匆赶路。为了在天黑之前回到家里，女丐也把自己胸前的告示揭了下来，仔细掖进怀里，然后拿起了她的“碗”。“你明天还会在这儿吗？”对于我的询问她没有理睬，只是独自走了。

“她也有家吗”？这么大的北京城哪是她的角落，白天尽遭白眼与鄙夷的她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平息心中的委屈？诸多问题使我心里沉甸甸的，坐进车里我也一直在沉思着。

我决心自己寻找谜底。

第二天、第三天，我在同一个地方，同一个时间没有找到同一个她，我有些失望。也许她会从此消失在我的视线中，因为在这个城市里想要淹没一个人简直是太容易了。

可是在星期六的下午，我终于又看到了她。看来这是个比较聪明的女丐，她懂得在星期六人多的时候站在动物园的门口。自然，那些来玩的孩子大多数还是能够同情弱者的。

“还认得我吗？”为了让她开口说话，我又拿出了十元钱。她眼皮动了一下，没有印象似的茫然。

“我是个作家，想同你聊聊，同时也很想帮助你，请别拒绝我好吗？”

我实在想不出还能用什么办法使她对我有所信任，只得老

老老实实地托出。我想既然她说自己是从重点高中退学的，那想必不是一点文化没有，所以，我期待她能够对我有所信任。

令人遗憾的是听我说自己是作家，她除了用眼睛飞快地瞟了我一眼，又把头深深地低了下去，一副永远不会理我的神态。

我失望极了，只得看来来往往的人群渐渐把我们隔得很远。

多年的记者生涯，造就了我喜欢挑战的性格。面对陌生的采访对象，我的征服欲往往使我总是获得成功。这个女乞丐的拒绝其实更挑起了我的欲望，我想征服她便是我那本书成功的开始。

又是一个星期六，她竟没有出现，可星期日我在动物门口的天桥下面找到了她。

看到我，她一脸的惶惑，仿佛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苦苦地追踪她。

这时我的女人性别占了很大的优势，如果我是男人，我想她肯定会逃之夭夭。因为我的执著实在有些可怕。

“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和你聊聊，听听你的故事，并且帮助你。”我再一次拿出了十元钱。

“可是俺不会说啥。”

她终于开口了，尽管在一遍嘈杂中这声音微弱的象一缕游丝，可我还是高兴极了，毕竟，她已开始接受我了。

“我不需要你会说什么，你只要告诉我你的经历，你为什么会在这一儿，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？”

“大姐，俺看你也不是啥坏人，几次来找俺想想你也怪累的，如果你真对俺好，就明天到俺住的那儿找俺吧，俺挺崇拜作家的，俺一定给你说实话，可现在俺不能说，你看谁在街上